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克勤于邦 燕氏乃粒
磨数在躬 厥中允执
思满好言 允功由立
不伐不矜 振古莫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

常州图书馆藏章

全编



第十二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12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62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温柔乡英雄避难 脂粉计儿女留情

却说李端察儿挟着美妇人，跨了秃鞍的马飞也似的望着豁秃里村便走。这里慕尔村的人民起初瞧见李端察儿和那美妇人说笑玩着，还疑他们是素来认识的。后来看见李端察儿把妇人搂上马背时，那妇人又没叫喊，连放马的主人也当他是搂着玩哩。不料那妇人的丈夫阿尼图正从村外回家，一眼瞧见妻子被人抱在马上，便来拦阻着李端察儿道：“你将我的妻子拥着做甚，还不放手么？”阿尼图大声说着，李端察儿只当没有听见一般，一骑马直冲出村外去了。那妇人在李端察儿的怀里，假意叫起来。阿尼图知道这人抢他的妻子，慌忙去告诉村人，放马的主人也忙着备马去追。一霎时间，慕尔村上一片的鸣锣声和人民的呼叫声。不一刻钟，村人已多齐集，于是各执着器械，骑马的在前，步行的在后，由慕尔村的村长杜摩下令，和头目纥里、马塞巴等纷纷赶出村来。

这时古纳特还没有晓得李端察儿闹出祸来，兀是呆呆地等在那里，却被一个眼快的村民看见，指着古纳特对杜摩道：“劫人的强盗，就是适才射箭的三个少年，他是三人中之一，也是盗党呢。”杜摩听了，便指挥马塞巴来捕古纳特。古纳特见不是势头，要待逃走已是万万来不及的了。只好拔出佩刀和马塞巴动手。村民一声喊，将古纳特四面围定。副头目纥里，却帮着马塞巴双斗古纳特。想一个古纳特有多大的本领，早吃马塞巴一棍扫倒，纥里便上去把他获住，登时绳穿索绑地似捆猪般将古纳特捉进村中去了。这里村长杜摩仍领了众人，飞骑来赶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既逃出慕尔村，巴不得那马立时驰到豁秃里村，好和那妇人实行取乐。可恨那匹马却不惯秃鞍的，因此走了半里多路，马的后脚打起蹶来了。他愈是心急，马却越走不快，恼得李端察儿性发，提起拳头在马股上乱打。正在这当儿，忽听得背后锣声大震，马蹄的声音杂沓，料得是后面追到。再回头瞧时，已远远地望见有四五十骑马似旋风般疾驰而来。李端察儿知是走不了，便把那妇人挟在左手肋下，右手拔出宝剑，倒骑了秃马，预备且战且走。

慕尔村民已是逐渐迫近，为头一个彪形大汉，手挺长矛，一马当先，正是



那村长杜摩。后来跟着纥里和马塞巴。杜摩追着大叫：“强人慢走，快快下马受缚！”说时紧一紧手中的矛，望孛端察儿刺来，孛端察儿忙仗剑相迎，才交手得数合，纥里、马塞巴和后面的壮丁一齐杀将上来，就使孛端察儿有三首六臂，怕也不能取胜。何况身畔还带着一个女子，更觉得转侧不灵。当下孛端察儿拦挡不住，只好催马逃走。忽见村民队里，一个步行的丁勇，手执着蛮牌，用滚刀的绝技，奔到孛端察儿的马前，把马脚上砍了一刀。那马负着痛，身躯前高后低，拿孛端察儿和妇人都掀下地来。此人是谁？便是那妇人的丈夫阿尼图。他因为妻子的缘故，所以奋勇向前，格外出力。亏了孛端察儿手脚灵活，一到地上翻身向阿尼图一剑，把他执蛮牌的那只手削去了五指。阿尼图受了伤，只得退后，村长杜摩和马塞巴、纥里等众人虽然猛勇，但孛端察儿已变了步战，他们长枪大戟反不能用力了。杜摩便大吼一声，掷去长矛，跳下马去，抢了一把短刀，恶狠狠地战孛端察儿。纥里、马塞巴等见村长下了马，便也纷纷下马，一齐围绕上来，和围古讷特似的将孛端察儿围在中间。孛端察儿只有独臂用劲，又要顾着那妇人，他左突右冲，累得一身是汗，终杀不出重围，孛端察儿心慌，欲要释却那妇人竭力死战，又觉得舍不得。看看围的越逼越近，四面都高叫着：“强盗授首！”孛端察儿仰天叹道：“我难道今天死在此地吗？”

正在危急万分，猛听得喊声震天，慕尔村人民纷纷倒退，却见一支生力人马，望着西边正面直冲杀进来，孛端察儿精神抖擞，并力杀将出去。里外夹攻，把慕尔村民一阵杀退。孛端察儿见前面的勇士带来百来个壮丁，杀得很为厉害。仔细一照，却不是别个，乃是自己的兄弟哈搭吉。其时，哈搭吉杀了半晌，回过头来问孛端察儿道：“古讷特什么地方去了？你手挽着的女子又是谁人？”孛端察儿答道：“女子是我抢来的，古讷特却不曾看见。”哈搭吉大怒道：“你去强抢了人家的女子，闯下大祸来，将古讷特陷死了，还有颜面回家来呢！咱们今天非同去寻着了古讷特，你也休想躲避得过。”哈搭吉说罢，逼着孛端察儿去寻古讷特。孛端察儿素来知道哈搭吉的脾气，倘违拗了他，势必两下里火并。因敷衍着他道：“兄弟！你且莫性急，古讷特是决不会遇害的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再去找寻不迟哩。”哈搭吉大叫道：“谁是你的兄弟？你是咱母亲的私生子，又不是咱们的亲手足，怪道你忍心把古讷特害死了！”孛端察儿听了，不禁脸儿一红，大怒道：“你诬蔑我是私生子，你却是谁养的呢？”哈搭吉也怒道：“难道不成咱是私生子么？不要多讲了，你既害了古讷特，咱就先杀你的淫妇。”说罢便一刀望着那妇人砍去，那妇人急忙闪躲着，伸手来挡着刀时，已把一只指头砍下来，那妇人便坐倒在地。孛端察儿怒不可遏，举起手中的剑向哈搭吉似雨点般砍来。哈搭吉叫声“来得好”，也舞刀相迎，两人一来一往，在平地上斗了起来。

正厮拼着，忽见那边一个人飞奔地走来，口里高叫道：“二位哥哥不要自打自，快快杀追兵呀！”李端察儿和哈搭吉听了，大家停了手看时，只见古讷特气急败坏地奔来，后面慕尔村人飞也似地追着。看看追到，马塞巴一马当先，捻着一支钢枪，向古讷特便刺。古讷特慌忙避过，这里哈搭吉早大踏步上去迎战。那面纥里也舞起双锤来帮助马塞巴。李端察儿见了，便仗刀来战纥里。四个人两个骑马，两个步战，似风车般的厮杀着，把慕尔村和豁秃里的人民看得呆了。这时古讷特也去找了一把刀，飞身前来助战，五个人杀得难解难分。那边慕尔村人民后队已经赶到，大众发一声喊，一齐冲杀上来。豁秃里的壮丁正待上去，李端察儿杀得性起，便大吼一声，挥剑把纥里砍落马下。马塞巴心慌，拨转马头便走。许多民丁见主将败走，也纷纷各自逃命。哈搭吉和古讷特领着壮丁，趁势大杀一阵，那些慕尔村人民只恨爷娘生的脚短，逃得慢的都被哈搭吉砍倒了。这一场血战，将慕尔村人民杀伤了大半。哈搭吉望着古讷特说道：“咱们乘胜索性杀入村中，去掳掠他一个爽快！”古讷特应着，兄弟两个一前一后，带了几十个壮丁飞奔地去了。

李端察儿见他们去远了，却回身来看那妇人，只见她坐在地上，花容失色，砍去的手指上兀是流血不止。李端察儿赶紧替她割下一条衣襟来裹着，一面扶她起身，慢慢地望豁秃里村走去。不一刻到了自己的帐篷里，李端察儿扶她坐在皮椅上，去热了一杯牛乳来叫她吃着，一面问着她的姓名。那妇人说：“小名叫作玛玲，娘家姓雷特氏，丈夫叫作莫拉阿尼图。”李端察儿听了，便把玛玲拥在膝上，低低地用温言安慰着她。那时哈搭吉和古讷特已饱掠了回来，百来个壮丁都扛着抢来的物件和几个美貌女子。外面人声嘈杂着，惊动了里面的阿兰姑娘，便出来瞧看。听说两个儿子劫了许多东西回来，不觉大喜，忙帮着他们来检点各物。阿兰姑娘问起李端察儿时，哈搭吉说道：“那祸还是他一个人闯出来的，如今他大约和那妇人寻欢去了。”阿兰姑娘见说，忙问什么缘故。当下由古讷特将前后的事略略讲了一遍。正在说着，只见李端察儿已领了玛玲过来拜见母亲阿兰姑娘。他一眼瞧见了哈搭吉，兀是气愤愤地要和他厮打，经阿兰姑娘把李端察儿和哈搭吉劝开。可是此后慕尔村民同豁秃里的民族也结下了不解的仇怨来。

这样，一年年地过去，阿兰姑娘死了，李端察儿和那个玛玲却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做赤列兀札。赤列兀札生子迈敦，迈敦生哈不达。哈不达却生了九子，第五个儿子密儿丹，生了三个儿子，大的名兀秃，第二个名叫拖吉亶，最小的唤作伊苏克。三子当中，要算伊苏克最是英雄，便由密儿丹替他娶了个妻子，叫作艾伦。那时伊苏克东征西讨，他的部族便一天盛似一天，各处的小部也纷纷地来投诚。只有那塔塔儿部不服，伊苏克就和他开战，一仗打下来，擒

住了塔塔儿部酋长铁木真。伊苏克获了一个大胜，班师归来，恰巧他妻子艾伦生下一个儿子来。伊苏克这一喜，真比得着宝贝还高兴。又因那儿子生得相貌魁梧，声音洪亮，便对艾伦说道：“此子将来决非凡物，他下地时我正打大胜仗擒住铁木真，那么就取名叫作铁木真，算作一个纪念吧！”又过了几年，艾伦又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叫忽撒，一个叫别耐勒，最小的叫作托赫台。铁木真到了六岁上，伊苏克一病死了，遗下了四个孤儿，还都在幼年。伊苏克的两个哥哥兀秃和拖吉亶又都是没用的，因而他们的部落便年不如年地衰败下去了。

双丸跳跃，铁木真已十六岁了。在这当儿，那慕尔村的民族联合了赤吉利部族，领兵三万来攻豁秃里村。可怜铁木真内没实力外无救兵，只好同了母亲艾伦和三个兄弟出外逃命。母子四人走在半途上，给乱兵一冲便各自冲散了，弄得铁木真只影单形，好不凄凉。他孤身一个人，要待回去，那豁秃里村早被慕尔村民蹂躏得草木无存了。当下，铁木真痛哭了一会，忽然想起他的母亲艾伦，本是弘吉刺人，现在母舅麦尼做着弘吉刺的部长，族里十分兴旺，不如去投奔了他，再图慢慢地报仇。

铁木真主意已定，便望着弘吉刺部那里走去。弘吉刺的部族，本在古儿山的西面，若到古儿山去，非经那慕尔村的外境不可。铁木真怀着鬼胎，深怕被他们认出来，那性命就要保不住了。铁木真心里是这样害怕着，然他当时给乱兵冲散，既没有带得干粮，又不曾携得一些费用。跑不上十多里路，已觉得腹中饥渴起来。铁木真一时没法，只好挨着饿，一步步地向前走着。

看看到了慕尔村的境，铁木真怕被人认识，却把衣袖掩着脸，匆匆地望古儿山前进。走了半里多路，前面有一条小河横着，铁木真口渴极了，便走到河旁，蹲下身去，用手掬着水狂饮。吃了半晌，觉得肚里很是膨胀，就立起身来不吃了。及至回过身来，背后立着一个女郎，手里提了一只木桶，桶里盛着满满的一桶马乳。看她年纪约莫十六七岁，却笑吟吟满面春风地瞧着铁木真吃河水。铁木真见她桶中的马乳，便已馋涎欲滴。他原饿得慌了，见那女郎很和蔼，就做出似笑非笑的样儿，向那女郎央告道：“姐姐，你桶里的马乳可能赐一点给我充饥吗？”那女郎见说，把头颈一扭，微笑着说道：“这是生马乳，我家有熟的在那里，你就跟着回去吃吧！”铁木真忙谢道：“只是劳及姐姐了。”说时那女郎嫣然一笑，便引着铁木真慢慢地望着家中走去。

不一会，到了一个大帐篷里，那女郎却莺声呖呖地叫道：“爸爸，有客来了。”那帐篷里面，早走出一个老人来，一头应着，一面问道：“是谁来了？”一眼瞧见铁木真，不觉呆了一呆。那女郎便对老人附着耳朵说了几句，老人点点头，回身引铁木真到了帐篷里面，那女郎已捧了一大碗马乳出来，放在铁木真的面前。铁木真也老实不客气，就捧着碗一连几口喝了一个干净。那老人等



铁木真吃好了，便很慈祥地问道：“你不是伊苏克的儿子铁木真吗？”铁木真见说，顿时吃了一惊，知道他是慕尔村人，和自己是头冤家，正要拿话去掩饰，那老人笑道：“你切莫疑心，我和你的父亲也有一面之交，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还只得五六岁哩。当你进来时，我看了觉得有点相像，现在越看越对了。”铁木真忙向老人行了一个礼道：“小子此次是逃难出来的，望老丈包涵则个。”那老人还礼道：“你既到了我的家里，我决不泄漏出去。如今外面捕你的人很多，且在我家里住上几天再说吧！”说着叫他儿子齐拉、女儿玉玲出来和铁木真相见。铁木真才晓得刚才的女郎，是老人的女儿玉玲，那老人的名字呼作杜里宁。

其时大家方谈得起劲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齐拉出去看了看，慌忙地跑进来，乱摇着两手道：“快躲过了！村长绵爽领着民兵来我家搜人哩！”铁木真听了，吓得往草堆里直钻，那老人也慌做一团。转是玉玲说道：“且不要着急，后面的草料棚夹板底下倒可以躲人的，不如令他去蹲在下面吧！”那老人听了，赶紧叫玉玲引着铁木真去躲藏，自己便去迎接那村长绵爽。

那绵爽穿着一身的武装，佩刀悬弓，露出一脸的骄傲气概。一走进门，便向四面望了望道：“你们家藏着豁秃里人吗？快把他送出来，让咱们带去！”杜里宁躬着身答道：“村长不要错疑了，我们和豁秃里人是世仇，怎敢藏着他不报呢！”绵爽冷笑一声道：“明明有人瞧见一个豁秃里人同了你女儿回家来的，怎么说没有？”杜里宁说道：“是谁瞧见的？”那绵爽便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仰天狞笑道：“你莫管他是谁看见的，既说没有藏着，咱们可要搜一搜了。”杜里宁说道：“村长不相信时，请自己看就是了。”绵爽也不回答，便一挥手叫兵丁四下里搜来。那班民兵，便如狼似虎般地向四下里搜寻了一遍，回说没有。绵爽不信，便自己去前前后后找寻了一遍，却指着那堆草料说道：“这下面不要躲着人吧？”杜里宁正要回答，绵爽喝令民兵，把草料一齐搬去。杜里宁怕真个被他找了出来，心里十分着急，又不敢去阻拦他，就是齐拉和那位玉玲姑娘，也只是呆呆地在一旁发怔。那绵爽见草堆搬完，不曾有人，似乎很为失望。便搭讪着对民兵们说道：“敢是他们看错了。”说罢，慢慢地踱了出去。十几个民兵也乘势一哄地都走了。

杜里宁见绵爽去了，便暗暗叫声侥幸，齐拉回顾玉玲姑娘道：“倘给他揭起夹板来，我们此刻的性命还有吗？”玉玲姑娘答道：“不是么，我终当他要看出来的了，真是天幸呢！”当下杜里宁和齐拉同去打马乳了，吩咐玉玲姑娘须要格外小心。玉玲姑娘应着，等他们父子走出了门，便悄悄地回到草料棚前，把夹板轻轻地揭起来道：“他们已去远了，你走出来吧。”铁木真在下面听了，把身体钻将出来。只见他满头的灰尘，脸上弄得七花八竖，竟和偎灶猫一般了。玉玲姑娘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，铁木真却摸不着头脑，忙问道，“倒没有给他们



瞧出来吗？”玉玲姑娘把他脸上一指道：“痴子，被他们瞧了出来，你还能够在我家吗？你没有瞧见刚才多么危险，我们一家几乎吃你害了！”铁木真见玉玲姑娘一派的天真烂漫，不觉也笑着说道：“多亏了姐姐，将来自然要重重地拜谢。”玉玲姑娘听说，只笑了笑说道：“你看天已晌午了，我去取些食物来给你充饥吧。”铁木真谢了声，玉玲姑娘自去。过了半晌，玉玲姑娘果然拿了一碗马乳，几个菠子饼来递给铁木真道：“你且慢慢地吃着，吃好了把那碗轻轻打几下，我就会知道的。”铁木真点点头，玉玲姑娘便回身自去。铁木真吃了马乳和饼，因肚里吃饱了，精神顿觉好了许多，正要起身到后帐篷去玩玩，忽见玉玲姑娘慌慌张张地走地来道：“外面人声很是热闹，怕又要来捉你了。”铁木真听了，慌得连跌带爬地钻入了夹板下面去了。玉玲姑娘把板盖上，才姗姗地走到外面，只见走进来的却是杜里宁和齐拉，她才把那颗芳心放下了。

光阴最快，眨眨眼已是夜了，这时玉玲姑娘胆已吓小了，不敢把铁木真就放出来，直待夜已深了，杜里宁早去睡觉，齐拉独自出去打猎去了，玉玲姑娘这才燃了火，取了食物，走到草料棚里，将火放在地上，从夹板下叫出铁木真来。一面把食物给他，一头笑着问道：“你肚子已饿了吗？”铁木真答道：“饿倒还好，只是躲在这夹板底下又黑暗又气闷，实在有点忍受不住。好姐姐，夜里没人来的，请你给我想个法儿，换一块地方躲躲吧！”玉玲姑娘笑道：“你倒一经老虎口里脱身，便想上天哩。”铁木真便姐姐长姐姐短地一味哀求着她，玉玲姑娘见他说得可怜，便指着那堆草料道：“停一会儿上在这个上面，比较那夹板下好得多嘛。”铁木真对着那草堆望了望，引得玉玲姑娘大笑起来。那种笑声好似山谷鸣莺，清脆流利，真是好听极了。可怜铁木真，和女子们亲近，这时还是第一次哩。且这当儿，草料棚里，玉玲姑娘和铁木真之外，又没有第三个人，孤男寡女深夜相对，加上玉玲姑娘那种粉面桃腮妩媚娇艳的姿态，就使是石头人也要按不住意马心猿了，何况铁木真呢。他见玉玲姑娘笑吟吟地对着自己，不由得心儿上乱跳，忍不住把她的香肩一拘，脸儿和脸儿冲并着，一面便轻轻地说道：“这里很冷静的，却叫我一个人睡着，真是怕人得很，姑娘就陪着我坐一回儿吧！”玉玲姑娘笑道：“我哪里有工夫，哥哥打猎快要回来了，我还要去帮他开剥野兽哩。”铁木真也笑道：“他一个人去打猎，怎么能够就来？我却不相信。”铁木真说着，便一斜身体两人一齐坐倒在地上，玉玲姑娘又不觉嘻嘻地笑了。铁木真趁势将她一按，早把玉玲姑娘按倒在草堆里，这时玉玲姑娘已笑得娇躯无力，好在玉玲姑娘也是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儿家，怎禁得铁木真的逗引，自然而然地半推半就，在草堆上成就了他们的好事。他们俩正在欢爱的当儿，忽听得外面齐拉回来，玉玲姑娘慌忙推开铁木真去开门去了。这里铁木真却假装在草堆上睡着。

不一会，天色渐渐地明了，杜里宁已起身，齐拉仍到外面去打马乳，玉玲姑娘去捧了饼饵来给铁木真吃。铁木真就拉住她，要她一块儿同吃。玉玲姑娘不禁红晕上颊，微微一笑也就坐了下来。两人都是初尝温柔滋味，好似新夫妇一般说不尽恩爱和甜蜜。过了一刻，玉玲姑娘去了，只见杜里宁背着手，慢慢地踱进来。铁木真忙起身，杜里宁便对他说道：“外面风声很紧，你可曾知道吗？”铁木真见说，吓得不敢作声。忽听得前帐篷脚步声乱响，齐拉慌着走进来说道：“那村长绵爽领着几个亲信的兵丁又来我家搜人了！”杜里宁听了大惊，铁木真更惊得和木鸡一样。不知铁木真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玉妃万古遗淫迹 烈士千秋传盛名

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·明史演义

却说齐拉从外面奔进来，说村长绵爽领着亲兵在附近人家搜寻豁秃里人。铁木真听了大惊。杜里宁忙道：“绵爽因有人报告给他，说咱们村里藏着仇人。他昨天搜寻不着，怕不见得便肯干休。我看铁木真躲在咱们家里，终不是良策，须另选一个安全的法儿才好哩。”铁木真苦着脸，央求着杜里宁道：“只求老丈成全小子就是了。”杜里宁踌躇了半晌，却找不出什么法子。这时齐拉说道：“我倒有个计较在这里，不如将他送到咱们姑母家里去吧。”杜里宁点头道：“话虽不差，但怎样能够走出去呢，不怕被人家瞧见吗？那转是害了他了。”玉玲姑娘其时也走了进来，便插嘴道：“何不叫他扮做女子的模样，由我同了他出去，只要混过村口，那就不怕什么了。”杜里宁不曾回答，齐拉先拍着手道：“那倒不错，你快给他扮起来吧！”玉玲姑娘听了，瞧着铁木真一笑，便很高兴地跑到自己的床前去取了套女子衣服来，替铁木真穿着。又去取出胭脂和粉盒，替铁木真搽在脸上，把辫髻放散了，改梳一个拖尾髻式，装扮好了，玉玲姑娘将铁木真仔细相了相，忍不住好笑。齐拉也笑道：“真的好像一个女子！”铁木真用镜自己一照，不由得也笑了，引得杜里宁也笑了起来。当下，杜里宁对铁木真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妹子，嫁在篾吉梨山下的白雷村，她名叫乌尔罕，丈夫已死了多年，又没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美赛。白雷村离此不过四五里，因她家里房屋宽大，你去住上几时，待捕你的懈怠了，再设法到弘吉刺去就是了。”铁木真见说，忙向杜里宁拜了一拜：“老丈救命的恩典，将来如能得志，决不敢相忘！”回过身来又对齐拉和玉玲姑娘道谢。玉玲姑娘把他一推道：“你快去吧！”说着就把铁木真拖着，往门外便走。铁木真这时因扮着女子，讪讪地很不好意思。待跑出了门，回头瞧着齐拉和杜里宁，兀是遥看着他好笑。那玉玲姑娘同了铁木真，两手携着手，姗姗地望着篾吉梨山走来。才走出了村外，便有慕尔村的民兵过来问道：“玉玲姑娘到什么地方去？那女人是你的何人？”玉玲姑娘笑道：“她是俺豁秃里人啊。”那民兵也笑道：“姑娘笑话了，她分明是你的表妹子，怎么说是豁秃里人呢？”说着对铁木真打量了一遍道：“好一位文静姑

娘。”玉玲姑娘瞧着他们一笑，挽了铁木真就走。那几个民兵，兀是在那里做着鬼脸哩。

原来玉玲姑娘的做人，平日很为和气，所以村里大大小小的人，没一个不喜欢她的。这时玉玲姑娘和铁木真既脱了虎口，慢慢地向着篾吉梨山走来。不一刻到了山下，盘过了石窟，就是白雷村了，玉玲姑娘领路，跑到乌尔罕门前。只见乌尔罕正牵着一匹马，从里面走出来。玉玲姑娘忙上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姑母！”乌尔罕回过头来，见了玉玲姑娘，不觉迷花笑眼地说道：“是玉姑吗？什么风吹来的？你表妹正想得苦呢！”乌尔罕说时，一眼瞧见铁木真，便问玉玲姑娘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姑娘？”玉玲姑娘撒谎道：“她是我父亲故交的女儿，因家里给人抢散了，无处容身，所以投到我家来的。但父亲说家中狭窄，留着女孩很不便的，叫我送到姑母这里来暂时住几时。”乌尔罕听了笑道：“好了！咱们这美赛小妮子，常说冷静没有伴当，现在恰好与她做伴了。玉姑既来了，也一同住上几时，再料理回去不迟。”说着便去桩上系住马，邀玉玲姑娘和铁木真进去。一面高声叫道：“美赛！你表姐来了，还同着一个好伴当呢！”美赛姑娘在里面听了，忙三脚两步跑出来，笑着问道：“妈莫哄我，表姐姐在哪里呢？”她一边走一边说，及至走出来，见了玉玲姑娘和铁木真，不觉笑道：“玉姐姐真个来了，那一位姐姐是谁？”玉玲姑娘笑道：“她是我的世妹，给你做伴当来了。”美赛姑娘笑得风吹花枝般地说道：“给我做伴，怕没有这福气吧。”说时对铁木真膘了一眼，便走过来挽住了铁木真，细细地端详了一会。玉玲姑娘深恐给她瞧出破绽来，忙一手牵了铁木真，一手拖着美赛姑娘，口里说道：“我们到里面去讲吧。”于是三个人一窝蜂地往里室便走。这里乌尔罕笑了笑，自去挤她的马乳去了。

玉玲姑娘等在美赛姑娘的房里，表姐俩有说有笑，谈的很是投机。只有铁木真呆坐一旁，半晌话也不说。美赛姑娘还当她害羞，时时和铁木真闹着玩。铁木真心里暗自好笑，为的自己装着女子，不便放肆出来，已恨着玉玲姑娘，不给他改装。其实铁木真到了这里，已算是一半脱险了，就是露出本来面目也没事。哪知玉玲姑娘怕铁木真一经改装，诸事要避嫌疑，所以在乌尔罕和美赛姑娘面前，始终不把他说明。这样一来，可就弄出事来了。

红日西沉，天色渐渐地黑起来。玉玲姑娘和铁木真，有美赛姑娘陪着吃了晚饭，美赛姑娘要铁木真做伴，便拉他一块去睡，这里乌尔罕却和玉玲姑娘同炕。玉玲姑娘见说，心儿上很为失望，只苦的不好说明，却暗地里丢一个眼色给铁木真，似乎叫他切莫露出破绽的意思。铁木真会意，略略点一点头，便跟着美赛姑娘自去。

玉玲姑娘睡在乌尔罕炕上，想起到口的馒头给人夺去，弄得翻来覆去地再



也睡不着了。那铁木真随美赛姑娘到了房里，他心里到底情虚，只坐在炕边不敢去睡。还是美赛姑娘催逼着他。铁木真没法，就勉强地卸了外衣，往被窝里一钻，把被儿紧紧地裹住，便死也不肯伸出头来。美赛姑娘一笑，也忙脱去了衣服，一面跨上炕去，将铁木真的被儿轻轻揭开，倒身下去并头睡下。铁木真起初很是胆怯，只缩着身体连动也不敢动，禁不起美赛姑娘问长问短，一阵阵的檀香味儿，触在铁木真鼻子里，实在有些难受。又觉美赛姑娘说着话儿，口脂香却往被窝里直送过来。在这时休说是素性好色的铁木真，就是使柳下惠再世怕也未必忍受得住呢。这样地挨了半晌，铁木真已万万忍不住了，便伸手去抚摸美赛姑娘的酥胸，这时候见美赛姑娘花容似玉，情意如醉，不觉神魂难舍，不由地把美赛姑娘玉体拥住。美赛姑娘吃了一惊，但这当儿已经娇躯乏力，只好任那铁木真所为了。那时两人学着鸳鸯交颈，唧唧啾啾地讲着情话，在隔房的玉玲姑娘，听得越发睡不安稳了。原来乌尔罕的房和美赛姑娘的卧室只隔一层薄壁，又是夜深人静，更听得清清楚楚。起先玉玲姑娘听着美赛姑娘一个人的笑声，知道铁木真尚能自爱，芳心很为安慰。及至听了铁木真的声音，疑心事儿已有些不妙。后来铁木真和美赛姑娘窃窃私语起来，玉玲姑娘才知是弄糟了。她深悔自己给铁木真改装，才酿出这样的笑柄来。

到了第二天上，玉玲姑娘清晨就起身，走到美赛姑娘的房里。见铁木真已坐在床边，瞧见玉玲姑娘进来，心里十分惭愧。再看美赛姑娘时，只见她眼睛惺忪，玉容常晕，正打着呵欠，慢慢地坐起身儿。猛地见了玉玲姑娘，回头来看看铁木真，那粉脸便阵阵地红了。玉玲姑娘也心里明白，只默默地不做一声。三个人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面面相觑着一言不发。还亏了铁木真，便搭讪着说道：“姐姐为什么起得这般早，敢是生疏地方睡不着吗？”玉玲姑娘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哪里会睡不着，只怕你睡不稳呢！”铁木真听了，又低下头去。美赛姑娘究竟面儿嫩，红着脸一手弄着衣带，只是不做声，玉玲姑娘恐怕她害羞极了，弄出什么事，便做出一副笑容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你们昨天夜里干的什么，我已经听得很清爽。到这个地步，聪明人也不用细讲了。只是你们有了新人，却把我这旧人抛在一边，那是无论如何我也不答应的。”铁木真见玉玲姑娘已和缓下来，忙央告着她道：“一切只求姐姐包涵着，姐姐要怎样，我都可以办得到的。”铁木真说时，看那美赛姑娘已哭得同带雨梨花般了。铁木真这时又怜又爱，因碍着玉玲姑娘在旁边，不好十二分地做出来就是了。好容易经铁木真再三地央说，总算是和平解决。从此他们三个人便吃也一块儿，睡也一起，一天到晚过他们甜蜜的光阴。但是好事不长，玉玲姑娘的家里，忽地着人来叫她回去。那时玉玲姑娘和铁木真正打得火热，如何肯轻轻地离开呢？杜里宁叫人喊了她几次，不见玉玲姑娘回来，心上已有些疑心了。

过了几天，杜里宁便亲自到他妹子的家里来，听得乌尔罕说：“他们姐妹很是要好，天天在一起寸步也不离。”杜里宁见说，不禁连声叫起苦来，乌尔罕很为诧异，忙问什么缘故，杜里宁恨恨地说道：“这都是咱们的糊涂，才弄到这步田地。”因将铁木真男做女扮的事，约略述了一遍，乌尔罕听了，不觉跳起来道：“反了反了！有这样的事吗？”说着忙把玉玲姑娘和铁木真、美赛姑娘等三人一齐叫了出来。乌尔罕一见玉玲姑娘，知道祸都由她一个人闯出来的，哪是先前的客气呢。便顿时放下脸来，大怒道：“你怎么把女装的男子，带到了我的家里来！却掩瞒着我去干出这样的勾当来？如今你的老子也来了，看你还有什么脸见他？”玉玲姑娘听罢，一句话也没回答，只是泪汪汪地瞧着杜里宁发怔。乌尔罕又指着铁木真说道：“你既是避难的人，不应该私奸人家的闺女。现在我家却容你不得，赶快改了本装出去吧！”铁木真不敢做声，只有一旁呆立着。再偷眼瞧美赛姑娘，见她粉颈低垂，似暗自在那里流泪。乌尔罕喝道：“你也算是个女孩儿家，现放着男子在房里，却不来告诉我，真是无耻极了，还不给我进去吗？”美赛姑娘听了，只好泪盈盈地一步挨一步地走进去了。这里乌尔罕望着杜里宁道：“那都是你的好心，因为救人，倒被人占了便宜去。但事到这样，也不必多说了，你就领了玉玲姑娘回去吧！”杜里宁点点头，立起身来同了玉玲姑娘自去。

铁木真见他们一个个地走了，自己当然无法强留，也只好脱了他改扮时的衣服，将原来的衣裳整了一整。乌尔罕只是不理他，铁木真便垂头丧气地走出门来。他一路走着，觉得没精打采。走了一会，看看已走出了白雷村，就立住脚寻思道：我此刻又弄得无处容身了，目下却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又想了一想道：咱不如仍往弘吉剌部去投舅父麦尼吧。主意已定，便望着泰里迷河走去。但铁木真和玉玲姑娘、美赛姑娘两位玉人儿一天到晚伴在一起，真可算得左拥右抱了，多么地欢乐哩！偏偏给杜里宁说破，生生地将他们鸳鸯分拆，弄得孤身上路，好不凄凉。其实亏了杜里宁这一来把铁木真赶走，不然拥着两个美人，大有乐不思蜀、终老温柔乡之概了，还想到什么报仇和恢复那部落呢！现在他这一去，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，此中岂非天意吗？当下，铁木真匆匆前进，心儿上虽舍不下美赛和玉玲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他奋力地走了一日夜，为的不曾带着干粮，肚里已是饥饿起来。再望那泰里迷河，已差不多远了，便挨着饿，一口气奔过了泰里迷河。过了这条河，就是弘吉剌的地方了。铁木真一头走着，一头问那麦尼的家里，有人指着西面一个大帐篷道：“那就是麦尼的住所。”铁木真谢了一声，望着大帐篷走来。到了帐篷面前，早有几个民兵拦住铁木真问道：“你找的是谁？”铁木真告诉了他名儿，那民兵进去了。过了半晌，那民兵出来道：“咱们总特叫你进去，须要小



心。”铁木真也不去理睬他，便低着头一重重地走进去。到了正中，见他舅父麦尼坐在那里看着册子，铁木真上去叫了一声，麦尼只对他点点头，回顾亲随道：“你且同他进了膳再说。”铁木真本早已饿了，听说吃饭，自然很高兴，便同了那亲随到后面去了。

铁木真吃饱了肚子，又来见他舅父。麦尼先问道：“你的部落已是散失，我都已知道了的。你怎么过了这许多的时候才到我的地方来呢？”铁木真见问，不能说为了两个女子在路上逗留，只得支吾着道：“因去找寻母亲和兄弟，所以挨延得久了。”麦尼道：“你母亲等可曾找到么？”铁木真垂泪道：“直到了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哩！”麦尼听了，沉吟一会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便对铁木真说道：“你可要报复吗？”铁木真忙道：“为的要报仇怨，恢复我父亲所有的部落，故特地来此，要求舅父帮忙才好。”麦尼说道：“你果有志气，我这里人少势弱，就是帮助你，也未必能够胜人。况人现下只有自己顾自己的力量，却没有余力来管别人的事。但你是我的外甥，又不能叫我眼看着你不管。如今我有个两全的法子，这里西去，约百十里叫做克烈部，他的酋长名儿叫汪罕。在你父亲兴盛的时候，汪罕也似你一般地失了部落，亏你父亲帮着他恢复转来。眼下我给你备一份礼物，你到汪罕那里求他，他念前恩定能够帮助你的。”铁木真大喜道：“全仗舅父的帮衬！”说着，由麦尼备了些兽皮和土仪，又备了一匹马来，叫铁木真前去。

铁木真辞了麦尼，骑着马飞也似地往克烈部奔来，不消一天工夫，已到了克烈部的外境了。克烈部的规则是外客入境不准骑马的。铁木真便下了马，一路牵着走去。及至到了部中，谒见过了汪罕，把礼物呈上，述明了来意。汪罕慨然说道：“你的父亲也曾助过我的，今你穷困来投我，我如何拒绝你呢？”说罢，令铁木真暂时在客舍里宿息。第二天，汪罕召铁木真进去，对他说道：“你要恢复旧日的部族，自然非实力不行。现我发兵两万助你回去，但你以后得了志，莫把咱们忘了就是了。”铁木真大喜，忙向汪罕拜谢，连夜带了两万大兵来攻那赤吉利部。

赤吉利部的民族本不怎么多的，怎禁得数万大军的攻入，早已弄得东奔西逃，自相扰乱了。铁木真自开着仗就获了全胜，便趁势来攻那塔塔儿部，塔塔儿部虽较赤吉利部大，但也不是铁木真的对手，不上几个回合，已被铁木真杀得大败。铁木真挥兵追杀，好似风卷残叶一般。塔塔儿部和铁木真本来是世仇，所以一经打败，把牛羊马匹妇女布帛都吃铁木真掳掠一个干净。

经过这两次战争，铁木真的威名居然一天大似一天了。那些平日的部落，也依旧纷纷来归了。铁木真的母亲艾伦和三个兄弟忽撒、别耐勒、托赤台等，都得信归来。他们一家离散，到了这时才算团圆。豁秃里自铁木真主持后，便

着实兴盛起来。当下豁秃里的民族，大家举铁木真做了总特。然那赤吉利部，经铁木真打败它，酋长伊立却异常地愤恨。他逃走出去，纠集了部属，总想报仇。伊立的手下，有一个门客叫作古台的，生得膂力过人，能举二百多斤的大铁锤，他若舞起来转动如飞，许多的将士却一个也及他不来。伊立爱他的勇猛，就留在门下，十分敬重他。古台受恩思报，他不时对人说，伊立如有差遣他的地方，虽蹈火赴汤也不辞的。

一天，听得伊立说起铁木真怎样地厉害，怎样地不解怨仇，古台在一旁说道：“部长不要烦恼，俺却有法子去取了铁木真的头颅来献在帐下。”伊立接口道：“莫非去行刺吗？”古台道：“正是呢。”伊立叹口气道：“此计倒也未尝不可行，只是没有这样的能人敢去行刺啊！”古台拍着胸脯大笑道：“俺蒙部长优遇之恩，正无所报答，倘若要此计，俺独立担任就是了。”伊立也笑道：“得你前去，何患枭雄不授首。只是也须小心，因铁木真那厮很是刁滑，往时防范极其严密，你此去万万不可造次。”古台点首应允了，退出来便对他的儿子努齐儿说道：“我身受部长之惠，不得不尽心报答。今奉命前去行刺铁木真，吉凶虽不可预知，然我终是舍命而往，成了果然千万之幸；如其不成，或是给他们获住，我也唯有一死报部长的了。倘我死之后，你宜潜心学习武艺，我这仇恨，非你去报复不可，你须切切记着！”努齐儿听了他父亲的话，知道他意志已决，便垂着眼泪说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望父亲马到成功，那时提了铁木真的头颅回来，父亲已算报答了部长了。从此便山林归隐，不问世事，咱们去渔樵度日，享人间的清福，岂不快乐吗？”古台说道：“那个自然。如今你把我的衣装取出来，待我改扮好了，晚上好去行刺。”于是，古台换了一身黑靠，带了一柄铁锤和一柄腰刀。装束停当，看看天色黑了下來，便一飞身无影无踪地去了。不知古台刺得铁木真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古儿山单身逢侠客 斡难河大被寝红颜

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·明史演义

却说那古台囊刃背锤，放出他十二分的本领来，在路上连纵带跳，飞般地望豁秃村来。看看到了村前，只听得那些民兵打着刁斗，吹着画角，巡逻得很是严密。古台虽是拼着一死前来，他的志愿是在得手，倘无端地枉送性命，似乎有些不值得。所以他见巡查的认真，便去爬在一颗大树上，一时也不敢下来动手。直等到三更多天气，那些巡逻的民兵已渐渐地懈怠了起来。古台暗想道：“我不从此时潜身进去，难道待到天明不成吗？”主意既定，就耸身跳下树来，一个鲤鱼背井势早已窜入了村中去了。

古台既到了村里，四处一望，只见静悄悄的灯火依稀，天空重雾溟濛，显出夜色深没的景象来。再瞧那豁秃里的正南上，营帐林立，密若坟丘。古台私忖道：“这许多兵篷里面，不知铁木真这厮住在哪里？”古台踌躇了一会，忽见远远地一盏小灯，那灯杆正飘着一面大纛。古台大喜道：“有大帅旗的营中，自然是铁木真的住处了。”当下古台就望着偏西的大营窜来。营前有十几个民兵倚着枪械在门前打瞌睡。古台也不去惊动他们，便潜身来至营后，耸身一跃上了帐篷，窜过几个篷顶，已是中军的所在了。古台便拨开篷帐，望下看时，见那大帐面前放着令箭旗印，桌上置着黄冠、宝剑，分明是铁木真的卧室了。古台瞧得清楚，做一个燕儿穿帘势，从篷上直窜到地上，随手抽出肩上的铁锤执在手里，用恶虎扑人的势儿，飞向帐里奔去，举起铁锤照准那睡着的人就是一下。他这一锤下去，至少也有七八百斤的气力，便是钢铁人也要击破的了，何况是人呢？但古台下手的时候，不曾看清睡着的是谁，只知帐中卧的定是铁木真了。岂料古台的锤才下去，那人已霍地跳起身来，只听得啪哒的一响，把一张床底击得粉碎。跳起来的那人就一脚把铁锤踏住，古台急切拔不出，忙弃锤取剑，一剑望那人的足上削去，那人窜身躲过，即拆下一根床上的断木，抵住了古台的剑，一面飞身蹿出了帐外。古台仗剑赶来，两人在帐前一往一来地狠斗起来。古台一头动手，就灯下细看那人却不是铁木真，那是铁木真帐下的第一个勇士兀鲁。